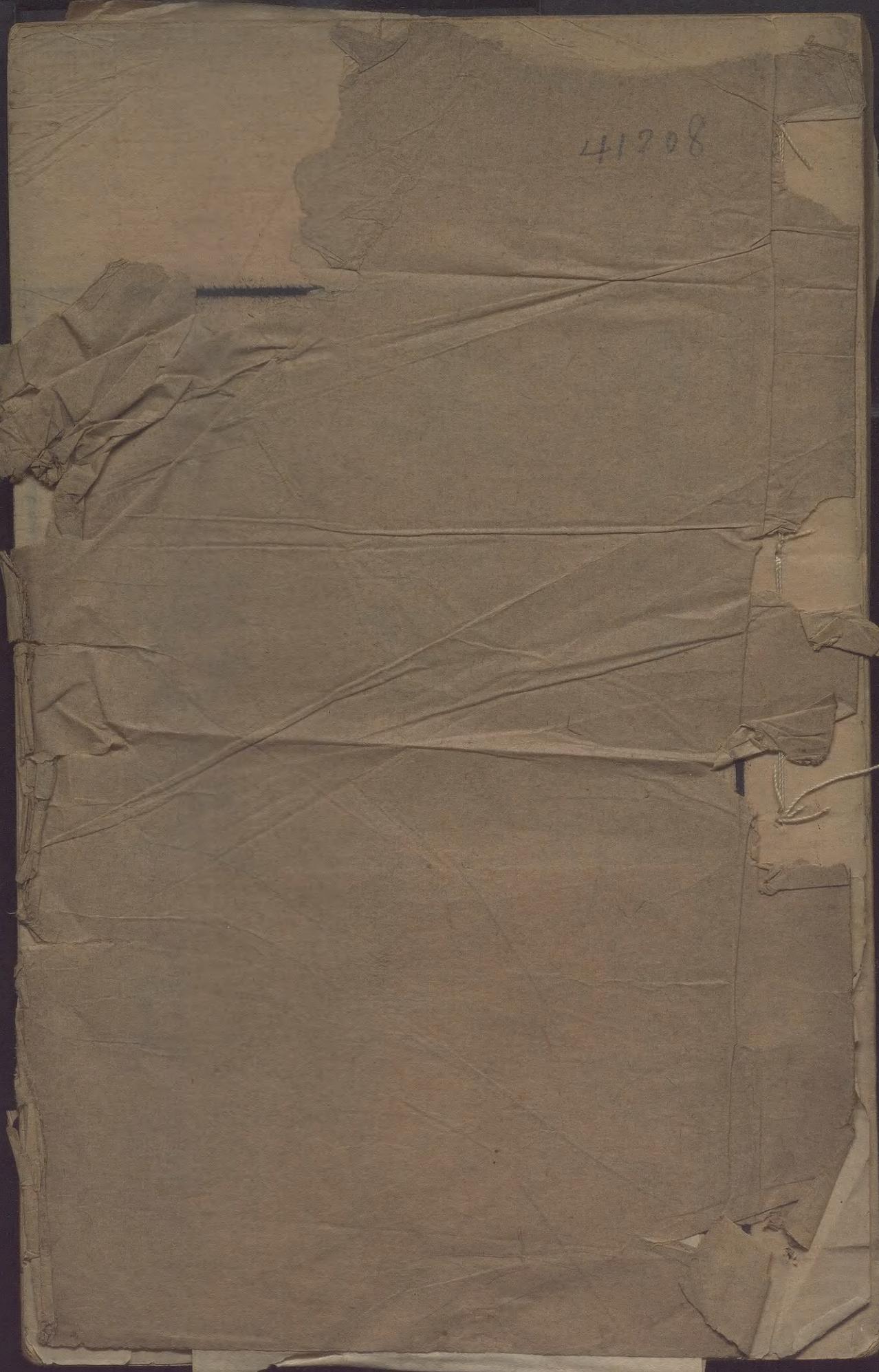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41208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傳673.23  
852

明季文正公年譜

嘉慶八年冬林林林園

函 / 冊 書号41208

明季文正公年譜

明李文正公  
年譜

嘉慶八年冬槩於樗園

明李文正公年譜序

別時帆忽又五年陶山還自京師得所輯明李文正公  
年譜曩余往來時帆家累嘗過所謂西涯者相與劇譚  
文正遺事文正與先文恪公偕相明武宗劉瑾之難先  
文恪公與劉謝諸公後先皆罷而文正獨留當國低徊  
久之文正始固與諸公同心旣而不終然先文恪公晚  
所著書或稱賓之文學或略弗道自餘諸公於文正皆  
然不徒推見諸公忠厚亦有以知文正生平雖不見與  
於清議實有見諒於諸公者蓋公之留未始非欲爲姚  
崇之應變不自意乃成胡廣之中庸天下讀懷麓遺文

明季文正公年譜 月  
常以是惜其人而哀其不幸年譜義從稱美時帆蒐采  
既博陶山續加釐訂其行事爛然具在使公所嘗見諒  
當時者并可白諸來世時帆以居近陶山以同鄉二君  
敦雅其風尚自非一世所有要其端皆感發於文章然  
則文章之載於人心而不可亡又有非相業所可同論  
者在耶公卒於正德先文恪公卒於嘉靖今皆三百年  
懷麓震澤兩家遺集俱誦人間獨懷麓無阯可尋墓祠  
茫昧皆待時帆以發之吾家怡老之園清陰之堂雖幾  
就廢然庭中怪石所刻勝朝黎獻之文牆背高松依然  
前代風霜之色所謂賓之題墨往往在榜軸間淋漓如  
濕余誠無所肖似猶獲助二君以增刪勘定其間執筆  
爲之序其於文章氣澤之傳家門榮落之感爲之軒眉  
爲之揮涕又有非二君所及知者矣嘉慶八年冬十月  
朔日長洲王芑孫書於揚州之樗園

序

吾鄉李文正公事明孝宗武宗爲宰相不幸遭劉瑾李  
廣亂政公居其間調護善類所全實多世或議公與衆  
君子同其進不能與衆君子同其退然功亦在此衆君  
子以名蓋其功文正以功蓋其名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固有待於論世知人者矣公文章詞翰照暎  
當時懷麓堂集至今在世學者讀其言而哀其遇未嘗  
不想見其人其風流藹被自宜有曠世相感者時帆先  
生居近西涯考尋遺蹟表公之墓復公之祠爲公作生  
日補圖詠不一而足比者仲冕入都訪先生於詩龕又

出所輯公年譜以示衷諸正史合諸本集旁摭稗編蒐  
羅佚闕無所不備遂覺公生平出處以若憂虞悔吝歌  
哭娛遊顯顯皆在目前蓋先生博學無方其於曩賢墜  
緒惻心勤力有如是者然先生獨以居近西涯愍傷湮  
墜猶且若是矧仲冕以鄉間晚進後公三四百年一旦  
覩公年譜之成其於小雅詩人悠悠我里之思當如何  
矣乃從先生乞得持歸江南先生亦屬余更爲勘理會  
吏事敦迫居恒卒卒略加增省并錄先生所作西涯考  
及墓記祠記於後而登版刻行之俾將來有考惟先生  
於公有曠世之感仲冕於先生又有並世之幸相與求  
公行事輯爲茲譜於以見功名與世俱逝獨文章之感  
隨世而存世之讀是譜要豈無窅然長思而快然得公  
於議論之外者哉

嘉慶癸亥秋九月長沙唐仲冕書於海州官舍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英宗正統丁卯訖憲宗成化乙未計公年四十有一歲

明英宗正統十二年丁卯

六月初九日公生 明史本傳李東陽字賓之茶陵

人以戌籍居京師 一統志同 明朝典策李東陽曾祖文

祥以戌籍隸金吾遂居京 懷麓堂集曾祖戊七府

君墓表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為西平忠武王之

第十子曰憲為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

始遷茶陵之中洲茶陵之九世爲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七時有諱祁者元元統初進士及第鄉人稱爲狀元蓋族兄弟也狀元旣避地永新其子位及族兄弟若一源若高濤若尙賓若我曾祖考皆畱茶陵茶陵之族益廣國朝洪武初我祖考處士始以戌籍遷於京師實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以及叔父子淳于澤澤今爲金吾左衛所鎮撫淳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尙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爲人敦樸謹厚德浮於言其行吾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其世吾不能詳然人皆曰是李狀元之族也其墳墓吾能知之地曰荷木坪泉曰光泉水曰芝水去中洲五里而近先考之將歿也召淳等而命之曰吾父母葬京師吾力不能歸吾死其從之然汝輩慎毋忘茶陵淳等泣而謹識之 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府君在國朝洪武初以兵籍燕山右護衛挈先祖少傅府君以來始居白石橋之傍後廓禁城其地已入北安門之內則移於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於京師先祖生二子先考及叔皆不逮府君聞吾祖言府君姿質簡默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卒 祖考少傅府君誥

命碑陰記吾祖生於郴州郴州去茶陵三百里而遠  
茶陵兵多番戍意者曾祖府君以戍故居郴說者又  
傳北上時生於途而郴非道所經地未知孰是吾祖  
入京師稍長卽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  
祿椽吏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  
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  
入內局值初製軍器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  
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  
無僞剗肉療母夜禱于神以刀寘盥上鏗然有聲不  
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  
海子之西涯坐賈爲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賙貧者  
囊無畱資性不嗜殺雖蟻蝮之類必縱使得所 堯  
山堂外紀李東陽父名允興金吾衛軍微時爲渡子  
日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然詰其故婦曰有夫  
繫獄日往饋食復歸膳翁姑耳李聞言憫之遂卻其  
渡值他日遇一叟告曰汝有善念汝親骨未埋吾當  
爲擇吉地瘞之因指一山曰是中有白狐臥處汝可  
潛舉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果見白狐眠不起李恐  
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  
其穴葬之明日以告叟叟曰俟狐起自去乃佳爾今

驚去當中衰然汝子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

先早卒公竟無嗣

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載略同又按文正父名允與淳乃其叔父也外

紀及景物略皆謂父名淳今改正

懷麓堂集祭朱文鳴文君生丙

辰我卯在丁又生日有感詩六月九日多鬱蒸我生

初度未相仍

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四歲 本傳四歲能作徑尺書景皇帝召試之賜果

鈔 名世類苑李文正東陽四歲能作大書順天府

以神童薦入見文華殿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腳短李

高聲答云天子門高上命給紙筆作麟鳳龜龍字抱

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鏹寶

帝京景物略同

三年壬申

六歲 景皇帝召見

四年癸酉

七歲 次弟東山生 懷麓堂集文林郎河南道監

察御史展公墓誌銘公與家君友且二十年東陽七

歲時始知讀書為文皆藉公啟迪稍長因公為外傳

從之遊食飲于公數年

五年甲戌

八歲 名世類苑上召見李東陽試講尚書益稷篇

惟荒度土功大義命隸京庠復賜鈔果

六年乙亥

九歲 三弟東川生

七年丙子

十歲 母劉太夫人卒 懷麓堂集哭弟東山詩注

先孺人棄世時東陽十歲山四歲川僅兩歲耳

英宗天順元年丁丑

十一歲

三年己卯

十三歲 四弟東溟生繼母麻太夫人出

六年壬午

十六歲 順天鄉試中式 館閣漫錄八月庚午命

翰林院修撰陳鑑劉宣爲順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

麓堂集京闈同年會詩序天順壬午予同舉順天鄉

試者百三十有五人

七年癸未

十七歲 會試中式 館閣漫錄二月戊辰大風試

院火舉人死者甚衆禮部以聞上命改試於八月

八月甲午禮部以會試請上命太常寺少卿兼翰林

院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爲考官 懷麓堂集資

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童公神道  
碑公姓章氏諱軒字士昂天順癸未公分考禮部東  
陽與今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公皆在選

八年甲申

十八歲 選庶吉士

憲宗成化元年乙酉

十九歲 援編修職 館閣漫錄八月辛丑擢庶吉  
士李東陽爲翰林院編修仍舊譯字

三年丁亥

二十一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八月丁巳

進英宗皇帝實錄賜稽考參對官編修李東陽等人  
白金二十四兩文綺二表裏羅衣一襲各升俸一級

六年庚寅

二十四歲 官翰林院編修 懷麓堂集是年有送

四川按察副使彭君序 送周揚州序

八年壬辰

二十六歲 官翰林院編修 館閣漫錄二月甲戌  
編修李東陽乞歸展墓許之 懷麓堂集南行稿序  
成化壬辰歲二月予得告歸茶陵奉家君編修公以  
行至則省始祖州佐公及高祖處士府君之墓旣合

族序燕居十有八日乃北返以八月末入見於朝蓋閱七月而畢事 畱別京中諸友詩近奉絲綸出九

天遠從闐闔望羣仙雲霄別路八千里江漢歸心二

十年舊壠松楸還楚地故人詩話滿吳船微官未敢

輕離思不待秋風權已旋 荷木坪二十韻 高祖處士府君

墓 恭言奉明詔祭告返鄉國路入茶溪深居人眇蕭

瑟茲坪我所志先壠舊封殖荷木生其旁松江瀉其

北從戎始北征家業隨蕩析吾祖懷故居臨終涕沾

臆遺言在孫子夙夜常警惕高秋下霜露展轉不安

席還歸實父命錫類荷君澤良辰展樽俎再拜掃榛

棘縣令具牲醪諸生走冠幘伯叔在我前子弟侍我

側燎帛薦馨香樹碑紀名德安能耀泉冥庶用表里

邑巢枝羈鳥性宦海流萍迹古人重水木興豈在泉

石眉山有遺恨潁水非仁澤糾結勞中心驅馳歎行

役微官念廉監戾止遑宴息明發登長途徘徊更悽

惻 麓堂詩話吳文定原博未第時已有詩名壬辰

春予省墓湖南時未始識也蕭海鈞為致一詩曰京

華旅舍變風霜天上空瞻白玉堂短刺未曾通姓字

大篇時復見文章神遊汗漫瀛洲遠春夢依稀玉樹

長忽報先生有行色詩成獨立到斜陽予陞辭日見

考官彭敷五為誦此詩戲之曰場屋中有此人不可不收敷五問其名曰予亦聞之矣已而果得原博為第一亦奇事也原博之詩醜郁深厚自成一家與亨父鼎儀皆脫去吳中習尚天下重之 懷麓堂集盈女生日 時其母亡一年矣 習笑應全解逢生也自權長安閨裏月誰抱倚欄杆

十年甲午

二十八歲 陞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哭舍弟東山詩註甲午正月川亡 館閣漫錄十二月庚寅陞編修李東陽為侍講仍支原任俸加一級以九年任

滿也

十一年乙未

二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姚孟栗墓誌銘 六月子兆先生 哭弟東山詩注乙未十月岳氏妻亡 醫戒子年二十九有脾病焉其證能食而不能化因節不多食漸節漸寡幾至廢食氣漸薈形日就憊醫謂為瘵也以藥補之病益甚則補益峻歲且盡乃相謂曰吾計且窮矣若春木旺則脾土必重傷先君子憂之會有老醫孫景祥氏來視曰及春而解予恠問

之孫曰病在心火故得木而解彼謂脾病者不揣其本故也子無乃有憂鬱之心乎予爽然曰嘻是也蓋是時予屢有妻及弟之喪悲愴交集積歲而病累月而憊非惟醫不能識而予亦忘之矣於是括舊藥盡焚之悉聽其所爲三日而一藥藥不過四五劑及春而果瘥因歎曰醫不能識病而欲拯人之危難矣哉鄉不此醫之值而徒託諸所謂名醫不當補而補至于憊而莫之悟也因錄以自戒

十二年丙申

三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成

化丙申始入經筵侍班兼撰講章 哭舍弟東山詩

注丙申五月山亡

十三年丁酉

三十一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賀陳先生

生誕孫詩序 送施彥章通判黃州序

十四年戊戌

三十二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慶成宴有

述殿庭開宴引千官拜舞親承萬歲歡坐擁日華看

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

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

青雲舊

侶班相望白雪非才和豈難十五年來無寸補一心

惟有向時丹 春闈校文有作呈諸同考省闈分職  
重持衡十載趨陪兩度行滿地奎光天咫尺隔簾人  
語夜分明空中萬馬神俱驟海底遺珠夢亦驚科甲  
少年今老大恥將名姓託羣英 奉詔育材賦序成  
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人三月策  
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修撰編  
修復詔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  
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莅教事遵舊典也謹按  
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  
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  
古之遺意存焉蓋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  
於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  
第一甲曾公棨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  
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親擇命學士解公縉莅之而  
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爲  
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文忠公時勉以  
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勲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  
典於斯爲盛皇上卽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  
策進士四舉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  
某以初科吉士遙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濫

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有榮焉 是年有嘉議大夫  
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君玉汝神道碑銘 廣  
東布政司右參議戴師文墓表 戊戌冬至初赴朝  
天宮習儀朝天宮闕路透迤帝遣儒臣下赤墀禮重  
叔孫縣蒞地恩同文德押班時五更清漏聞雞早十  
里紅塵恨馬遲館局幸多閒歲月敢言筋力是吾私  
十五年己亥

三十三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是年有倪

文僖公誄

遊朝天宮慈恩寺詩序成化己亥重九

前二日翰林修撰謝君于高以詩約遊朝天宮是夜

雨闕四字

于高喜復以詩速客於是編修曾君文甫

王君世賞刑部郎中馮君佩之皆赴至崔郭二道士  
宅和于高韻各二首于高倡爲詩諸君輒和繼各倡  
一首又輒和和且半予始至自內直詩皆如諸君之  
數已乃爲聯句文甫以事先歸遽口占二句而去又  
得三首獨編修楊君惟立以詩報不至翌日始再和  
焉先是佩之遊慈恩寺與僧塔訂九日之約預約者  
郎中李君若虛屠君元勳及予予方有侍講陳君師  
召之會以舊約不可負預以詩謝之至日與諸君次  
第俱往沿楊柳灣歷菜園觀稻田臨海子望鐘鼓樓

訪桔槔亭故址畱連竟日復倡且和如朝天之作共得三十六首已復爲聯句世賞先歸亦口占一句而去四君暮枉予家呼燭續錄得十首於是合而書之一卷都城之可遊者道院惟朝天僧寺惟慈恩爲勝慈恩卽所謂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視朝天爲尤勝獨朝天以于君主居雖不必景勝殆以人勝也是遊也皆以菊節起興而今歲候差晚所至菊未花諸君之詩若有不能忘情於此者夫歐陽子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以予觀之則所謂山與水者亦寓焉而已若是則今日之景且不必恃地以爲勝而況物乎噫諸君非好道者耶出處聚散之情張弛之義蓋于是存焉則是詩也不可以不書也是爲序

十六年庚子

三十四歲 官翰林院侍講爲應天府鄉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會合聯句詩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校文畢卽事呈洗馬羅先生明仲詩 徐州洪蘇墨  
亭書坡老石刻後序 金尙義墓誌銘

十七年辛丑

三十五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有兵部郎

中喬君墓誌銘 家君以詩戒夜歸因用陶韻自止  
辛丑十二月望日 吾生苦多欲有戒方一止胡爲省身戒又  
落多言裏古人不遠遊此義聞孔子又聞父母年可  
懼復可喜向來風雪夜偶闕問居起嚴訓當過庭微  
辭有深理爲憐僮僕勞當以人視已仁哉長者言爲  
利斯溥矣內觀恒惕若若在深淵涘朝出暮必歸盟  
言今日始 先考誥命碑陰記云東陽嘗雪夜歸自  
外不忍斥責遣孫兆先致一絕句云朔風凜凜雪漫  
漫詩酒棋枰取次歡何事爾情猶未洽冰霜不問僕  
夫寒東陽自是歸不敢到夜戒之終身

十八年壬寅

三十六歲

官翰林院侍講

懷麓堂集觀懷素自

序帖真蹟柬原博太史吾鄉上人老藏真揮毫作字  
精入神金書石刻世已少況乃縑素隨風塵大江東  
南天萬里流落數顆驪龍珍百尺高門若深海腰絙  
欲入茫無津吳公好古得奇貨傳借數手來鄉鄰後  
堂開扇許坐我展卷故覺情相親嗟予生晚見亦晚  
三十六年空復春蘇黃二老尙莫覩猶喜未乏前生  
因向來摹本已酷似昔見其影今其真臨池對影不  
自陋塗抹欲效西施顰願携紙墨就几格亟往不避

明李之山公年譜 卷一  
三  
僮奴嗔餘光東壁幸不惜且復照我西家貧請君勿

返連城壁留待他時慕蘭人 除夕書懷 壬寅十二月巳買

太白夜坐高堂席屢移老親權在祇嬌兒貧堪苜蓿

堆盤少長覺屠蘇到宴遲 缺二字 鶯花催客 缺一字

早看春雪與春辭明年又卜新居去應憶城南守歲

時

十九年癸卯

三十七歲 擢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年甲辰

三十八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講讀錄序甲辰以侍講學士侍東宮班

二十一年乙巳

三十九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堂集有河

南道監察御史李君士常墓誌銘

二十二年丙午

四十歲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爲順天鄉試考試官

子兆同生 懷麓堂集成化丙午五月十日東閣

曉臥夢人以一男相饋六月九日初度得男家報至

閣中其事始驗志喜二首倬直金坡筆硯餘忽傳芳

事滿庭除官曹尙憶占熊夢仙島何曾礙鶴書三日

兩孫翁獨喜

舍弟溟亦得男

四旬初度我還如犀錢未作通

家會織翠先過長者車坐撫新雛一笑餘勝從臺省

得新除間門最陋堪旋馬舊業雖貧尚有書貴賤人

生真漫爾賢愚天意定何如渠兄漸長資猶劣壯日

誰牽服賈車 順天府鄉試錄序 順天府鹿鳴宴

後有作二十年前宴鹿鳴京闈何意此持衡官厨飽

後心長作天語來時夢亦驚敢謂文章真妙選極知

榮寵是虛名賓筵既醉皆君德擬賦周詩竟不成

問白髭毛髮有白黑遲速亦有時我年四十強誰遣

白我髭謂予夙多病或者煩憂思髭生本髮類我髮

胡未知人言白可拔拔白將何為或言黑可返借問

返者誰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頤 十二月辛丑以

父喪去任

二十三年丁未

四十一歲守制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一

上元戴衍善元嘉校訂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孝宗宏治戊申訖宏治乙丑計公年五十有九歲

孝宗宏治元年戊申

公四十二歲守制 館閣漫錄閏正月丙寅朔修憲

宗皇帝實錄召南京翰林院侍讀曾彥楊守陞給假

左諭德林瀚侍講謝鐸編修張元楨江瀾丁憂侍講

學士李東陽右諭德陸簡編修梁儲劉忠鄧焮張天

瑞檢討楊時暢馳驛赴京 二月己未先是以纂修

先帝實錄起復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充纂修官  
至是東陽上疏乞服闋疾愈供職從之

二年己酉

四十三歲 免服補原官加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

懷麓堂集作族高祖希遠先生墓表 有宏治己

酉十月恭陪茂陵禫祭途次荅謝方石贈別詩

三年庚戌

四十四歲 官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宏治庚戌三月十五日殿試讀卷東閣次

都憲屠公韻閭闔門深紫殿春先朝舊典一時新文

章妙極寰區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珍祥非物寶

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遙見鑪香上玉

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次司馬馬公韻龍虎榜中新

得士鳳凰詔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御筆紅批

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躅下中台鑾坡兩

度沾恩宴猶憶先皇舊賜杯十八日聽傳臚有作金

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

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

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十九日恩榮

宴席上作隊舞花簪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

晝下尙書履風日晴宜進士巾闈撤漢科三日戰苑  
看唐樹九回春丹心未老時頭白猶是當年獻策身  
奉樸庵先生書東陽自服闋來再入史館又云今  
年四十有四髭且半白矣

四年辛亥

四十五歲 官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 懷麓  
堂集有兩畿錄刑詩序 館閣漫錄八月丁卯上表  
進憲宗實錄是日賜纂修兼校正官南京國子監祭  
酒李傑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李東陽等  
人白金三十兩文錦三表裏羅衣一襲升李東陽爲  
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五年壬子

四十六歲 官太常寺少卿兼侍講學士 懷麓堂  
集宏治五年五月初四日進講孟子

六年癸丑

四十七歲 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爲會  
試考試官 懷麓堂集有癸丑會試錄序 癸丑閏  
五月七日見蝗詩云西日照城東飛蝗忽蔽空聲如  
挾風雨勢若走兒童老眼何曾見殘年未擬豐憂勤  
正雲漢佗默可能通 本傳旱災求言李東陽條摘

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唐鶴徵輔世編會久早求言東陽奏曰臣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勢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詞奧義未易悉陳嘗慕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諭識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陳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慙飽食臣之瘼曠實有過之近臣以經筵輪講孟子兩年日講亦用此書謹摘孟子格言切於君心治道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如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宏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觀近二三年休徵弗應繇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於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此心勵精圖治賞一物必思天命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膳必思民飢服一衣必思民寒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觀覽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旬日必令覆奏使議朝政者不爲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二  
作舍道旁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成之故事  
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凡事關祈禱悉加屏絕亦應  
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  
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  
於意誠意誠必先於致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  
宋蘇轍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  
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進曰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  
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慮  
保和暇卽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時一緡閱則義理  
融徹根本不移不然則雖發言盈庭積疏成案旋置  
度外何所益哉一孟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不敷於  
坐派停止之詔遽移於陳請使其精消氣憊嗟怨不  
堪比者諸司屢嘗執奏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  
墳等處特令僭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朝廷以督併  
爲名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旣降再圖  
修治其餘不急之物一旦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  
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  
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草根樹皮掘食

殆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厥林木已空漸出關外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貴苟據圖按籍計日數物於都邑之間臺省之內可以知之而況於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役急於催徵官價不充動踰時月國門之稅曩因戶部委官張鑑過於侵削嗟怨盈途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但其起例太重今雖漸減猶未甚輕茲欲蠲租減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逾額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根本我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是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正可以爲子孫法朕嘗守先訓不敢忘宣宗章皇帝載在五倫書蓋將爲萬世法也願陛下遠稽前代近法祖宗一轉移間天下受無窮之福矣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竊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尙贏若限數借撥量價雜賣計歲

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借撥數十萬石及運船米盡之日扣計後船於臨清等處水次倉納分令收糧委官監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以俟豐熟糶還後年運舟分帶至京在糶糶之間稍加調停腳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矣况運軍貧窘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蚤還暫息以圖後功未必無益也一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竊見畿甸等處姦民惡黨競指空閒田地以投獻爲名藩王勢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石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月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旣衆地豈有遺凡以空閒爲請者皆欺也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於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以除官有冊籍者上俟處分稱爲空閒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效則投獻者自止矣一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近因軍糧不足以致官軍囂閔幾成大變及至出軍蠻賊截路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固繇紀律不嚴事出意外實亦教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係非輕今賊勢方張攻圍州縣版籍雖存人戶漸耗有

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今官軍士兵尙皆可用惟糧爲乏近歲頗豐請下撫臣亟議儲蓄務使有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糧折價十分爲率給不二三禁制雖嚴莫知改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懯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笞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旣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尙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致死補立卷案旁引醫症縱令事覺祇以因公還職於是筆人重者爲能吏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法莫有大於此者欲令以一時之蹇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十甚者數百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故勘平人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有除名之例偶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則此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榜訊輕罪卽時至死累二十人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醫証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

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尙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爲過亦可以爲殘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言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嘗勸其直而容其過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諫諍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等次第敘遷如林俊等特加超擢皆以爲堯舜復出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旣示磨礪宜加拔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竊見任儀所坐亦以扶國體非爲私謀未蒙湔雪今當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臣天下之人孰知所嚮陛下旣以復數人於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於後以答羣臣之請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臣竊惟今之內閣六部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事得以訟尙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爲勝負此風旣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

凡懷挾仇忿故爲誣衄者槩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爲講道之地與朝署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於前以示優異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譏於坐立之間者以聖賢之道在故也近日講官小有遺誤遽遭糾劾荷蒙聖恩特置不問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先帝臨朝極嚴奏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復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卽是故事臣愚以爲經筵之職較通政司所奏鴻臚寺引事體尤重而講讀之詞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進講一二字差錯者炤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承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疏入上命所司議處以聞懷麓堂集學士柏詩序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柏焉學士竹岳先生所植也先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校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列後三年

爲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茲柏其初僅三尺  
強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莆被召不起而卒越  
三十年柏已踰二丈鬱然對岐其風致不減於前而  
幹格有加宏治癸丑東陽爲太常寺卿兼侍講學士  
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

七年甲寅

四十八歲 擢禮部右侍郎專管內閣誥敕 懷麓  
堂集三月二十六日進講孟子 八月十六日二十  
六日九月十一日十四日俱進講 作南京太常寺  
卿陳公音神道碑銘

八年乙卯

四十九歲 官禮部右侍郎供事內閣 館閣漫錄  
二月戊辰李東陽疏辭內閣之命上不允 輔世編  
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東陽會  
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  
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若置而  
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害實大宜勿聽 次  
子兆同殤 懷麓堂集作詹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  
陸公簡墓誌銘

九年丙辰

五十歲 官禮部右侍郎充廷試讀卷官 懷麓堂

集有進士題名記 日下舊聞宏治九年丙辰朱希

周榜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

撰文

按宏治十六年公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題名碑記或即是年補作故與丙辰

年不 懷麓堂集宏治九年四月初七日進講孟子

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八月

十三日十月初八日俱進講 作戶部左侍郎吳公

原道神道碑銘

十年丁巳

五十一歲 官禮部右侍郎 懷麓堂集有宏治丁

巳春丁代祀孔子廟廷詩 館閣漫錄三月戊申勅

大學士李東陽與修大明會典 甲子經筵畢上遣

太監韋泰至內閣召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

至文華殿出各衙門題奏本日與先生輩商量溥等

擬批以進上親批本面或更定三二字或刪一二句

中有山西巡撫官本上曰此欲提問一副總兵何如

溥等對曰此事輕副總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

下三人可也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

又禮部本擬一是字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

情因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健  
奏曰此本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上曰就此商量  
豈不好既又指本曰此皆常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  
因命左右賜茶而退蓋卽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  
云 輔世編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鍊齋  
醮被寵東陽會同官上疏極言其非時武州知州劉  
遜逮繫科道連名申救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  
抹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館閣漫  
錄八月己未命李東陽之子兆先爲國子監生從其  
請也 懷麓堂集作金華府鄉賢祠記

十一年戊午

五十二歲 輔世編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  
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懷麓堂集宏治十一年九  
月初二日經筵春坊亦開講車駕復臨幸焉文華紀  
事詩云兩筵開共及嘉辰三度文華集講臣鶴駕暫  
停當殿午龍顏一顧滿墀春經傳聖學淵源近地接  
天家雨露均明日宮壺重拜賜願將涓滴報皇仁  
館閣漫錄十月乙亥曉刻上遣太監蕭敬召內閣臣  
于左順門宣旨曰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聖祖母  
徹旦不寢今尙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時大學士

劉健有事於山西李東陽謝遷對曰宮闈大變皇上  
問安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卽宣鴻臚寺免朝一  
日十一月癸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以清寧  
宮災引咎乞致仕上不允 懷麓堂集亡弟東溟壙  
誌銘嗚呼吾弟乃遽至此極也吾同父兄弟四人東  
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  
出也劉母早棄養山川次第俱夭及吾父見背時吾  
弟尙幼今其年纔四十而遽死也 內閣行實清寧  
宮災李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  
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慢天之說或以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悞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  
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釋囚罪爲修德此乃姑  
息之謀熒惑聖心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  
綱紀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敝下情不達  
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正此之由越二  
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召能仁寺  
僧人入大內慶讚東陽又以爲不可上俱從之  
懷麓堂集作重建茶陵州學記重建深州廟學記  
十二年巳未

五十三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充會試考試官 館閣漫錄正月乙酉大學士劉  
健李東陽言曰者監生江瑤奏近來災異數見皆由  
臣等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疾能排抑勝已所致  
仰惟我太祖定制雖不立宰相而太宗以來專任內  
閣委以腹心俾參機務與諸司異誠不可處非其人  
臣等俱以庸愚濫膺簡用才小任重勉強支持夙夜  
徒勤分寸無補頃因災異引咎乞休仰承優詔未允  
罷歸及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奏奔競交結乞恩  
傳奉等項官員連章累牘至再至三節奉聖斷照舊  
存留不動其間所言枉曲者固有得實者豈無其人  
差悞者不乏切直者亦所當聽而乃漫無可否槩不  
施行自宗廟至今未有此事是皆臣等因循將順苟  
避嫌疑不能力贊乾綱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  
罰以致人心懷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  
此揆之理勢殆有由然若其言之當否意之公私則  
有聖明在上公論在下臣等但知省身思過而已違  
卹其他且嘗聞之推賢讓能庶官乃和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此大臣常分亦臣等素心方今英俊滿朝實  
多勝已豈可久妨賢路以干誤國之誅上曰朕以卿  
等調元輔導豈因小人非言輒便求退不允所辭宜

明李元子公年譜 卷二  
安意辦事江瑤排斥大臣錦衣衛逮送鎮撫司究問

十三年庚申

五十四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四月壬子兵部擬罷張懋等兵柄上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懋等諸疏顧  
問以次裁決丙辰上復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平臺  
出兵部推舉各官疏逐名訪問裁決仍命司禮監具  
紙筆手勅行之 懷麓堂集庚申郊壇分獻得星辰  
一壇星壇東望隔重城復道西來步月行萬里煙雲  
春散歛一天經緯夜分明山河地迥非塵界金石聲  
高徹太清分薦禮成頻拭目盛時方仰泰階平

十四年辛酉

五十五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館閣漫錄五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兩以疾辭  
位至是復上疏懇乞致仕上曰卿引疾乞休已屢有  
旨不允宜勉起供職毋再固辭 八月丁未釋奠先  
師孔子遣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行禮先  
是遣大學士李東陽會東陽有子兆先病以喪告改  
命寬上特遣太監甯誠至東陽家慰諭賜銀五十兩  
爲兆先賻令治喪畢速出供職 懷麓堂集作兒子

明李士宏年譜 卷二  
兆先墓志銘 朱景英年譜兆先字徵伯西涯先生  
之子也生十餘歲能爲詩古文辭以蔭爲國子生年  
二十七天天子爲致賻焉娶五經博士潘辰女亦能  
詩後徵伯六年卒

十五年壬戌

五十六歲 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充殿試讀卷官 八月乙丑繼子兆蕃補蔭爲國  
子監生從其請也 十一月丁丑以東宮講讀勞賜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玉帶各一束大紅織金衣  
三襲

十六年癸亥

五十七歲 纂修大明會典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乙巳賜大學士  
劉健李東陽謝遷大紅蟒衣各一襲內閣賜蟒自此  
始 懷麓堂集癸亥除日落一牙追次韓韻示諸生  
衰年重調攝食飲藉牙齒齒疏牙亦落此事但何已  
物象榮乃枯氣淺行必止終應讓舌柔幸免爲唇恥  
存者肉還生落者骨先死憶當將落時疾痛任屬已  
及其既落後如披石墮水石猶在水中地復非水比  
飄然無著處竟與風花似人生亦花類計此真誤矣

昌黎落六七我亦安足紀五十非遠步百步行可指  
我牙信已衰我齒健何恃身手將無同齒也聊復爾  
浮危每自累頓脫驚相視歲除甲子窮除舊亦可喜  
百骸念全歸萬事難具美吾當慎其餘告汝二三子  
十七年甲子

五十八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閏四月辛酉朔重修闕里廟成遣太子  
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祭告立碑

懷麓堂集有祭尼山廟文謁尼山廟詩 本傳重

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適行適遇

亢旱天津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  
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  
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  
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  
北地皆窳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  
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  
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  
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  
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寧死不  
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

至二三十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閭河官吏莫不奔駭鬻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敕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庭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

外條奏詳加採擇斷在必行帝令悉付所司館閣

漫錄五月甲寅大學士李東陽還自闕里以災變乞休致上曰災異示戒正宜上下交修卿職司輔導方切倚毗豈可求退所辭不允 己未李東陽復上疏乞休退上曰朕方圖新政理卿宜盡心匡輔毋再引咎固求退休 十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辛巳李東陽復乞致仕不允 懷麓堂集作紀行雜誌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復畏吾村舊塋告先考墓文 遷葬告先考文 將合葬告先妣文 合葬告先考妣文 安葬告兆先文 遷葬告

曾祖考妣文

十八年乙丑

五十九歲 官太子太保戶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  
充殿試讀卷官 懷麓堂集十八年正月大學士李  
東陽以病在告滿三月移文欲如例住俸戶部爲請  
上命俸不必住令安心調理 治世餘聞宏治十八  
年二月初七日上召至煖閣健等奏曰今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  
事不可不講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  
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健等因極  
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  
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上  
曰夾帶弊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  
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  
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  
不與皆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健因奏  
曰臣聞國初行茶馬法有歐陽駙馬者販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  
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因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  
無實用戶部通查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知  
上思治勵精如此 五月庚寅上大漸遣司禮監太  
監戴義召內閣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  
東暖閣上燕服坐御榻上健等八叩頭問安上曰熱  
甚不可耐命左右取水以布拭舌旣而乃曰朕嗣祖  
宗大統一十八年今得此疾殆不能起健等跪奏曰  
皇上偶違和何以遽言及此臣等仰觀聖體神氣充  
溢幸寬心調理上自敘卽位始末甚詳欲有所記錄  
於是太監扶安李章捧紙及硯義執朱筆跪榻前陳  
寬蕭敬李榮跪床下上命義書曰朕昔侍太皇太后  
宮闈及長蒙先皇厚恩選配昌國公張巒女爲后於  
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誕生皇子正位東宮年已  
長成主器婚配不可久虛可於今年舉行皆逐句宣  
授間有改易粲然成章書訖上執健手曰先生輩輔  
導辛苦朕備知之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先生輩可  
常常請他出來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健等皆飲泣  
對曰東宮天性睿智今年儘勤學望皇上寬心少慮  
以膺萬福語久玉堂漸清反覆告諭若不忍釋前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數百言不能悉記時距升遐僅一日云 六月己未  
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皇上嗣登寶位賞臣等  
各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近聞戶部奏減親王及文  
武官員例賞而臣等獨受厚賜心實不安請辭免上  
曰此先朝故事勿辭 辛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  
遷復辭登極賞賜不允 七月戊戌加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左柱國食正一  
品俸與誥命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李東陽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謝  
遷俱少傅兼太子太傅健等合疏懇辭不允 八月

乙丑授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謝遷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仍錫己身并曾祖父母祖  
父母父母妻誥命 十二月丁巳修孝宗皇帝實錄  
命大學士李東陽爲總裁 懷麓堂集集句後錄小  
引甲子之夏予歸自闕里道觸炎暑及冬而病凡三  
閱月自度衰疾三上疏乞休弗獲幽情鬱思欲托之  
吟諷而未能者略尋往年故事集古句以自況故舊  
問遺亦藉爲往復僅得若干篇而諸體略具常檢往  
年所錄久失去比始得之因再錄後卷并爲帙以藏

蓋雖一時情興所至無關大政然戲而不爲虐談而  
不爲駁感時觸物之意亦存乎其間 壽太子太保  
吏部尙書王公九十詩序 壽兵部尙書劉公七十  
詩序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二

上元戴衍善元嘉校訂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武宗正德丙寅訖正德  
庚午計公年六十有四歲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

公六十歲 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壬子初開經筵上御文華

殿諸有事於經筵者盛服左右侍大學士李東陽講

大學首章謝遷講堯典首章講畢賜宴左順門并賜

知經筵侍班大臣及執事官白金寶鈔綵緞表裏有

差 戊辰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言昨司禮監通  
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聖意令臣等  
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逐一從公擬票上請  
又蒙發下不從所擬臣等敢昧死爲陛下陳之今鹽  
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  
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新政累母后之聖  
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况皇親之家旣自辭退家人  
引目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  
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  
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  
制俱不該陞况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  
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譌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  
厚乃欲踵近弊陞冗官至於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  
對質者皆小官賤人又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  
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知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  
之壞極矣神英侵買官馬贓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  
劾下巡按御史勘實乃占愆其子不甘就鞫欲并釋  
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有微功亦  
當別爲議處若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  
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

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黜人員通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曹而信寵幸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况夤緣傳奉者奉詔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倣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也况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彗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橫邊夷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機作弊排忠直如仇讎保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禍亂之來恐亦未遠臣等受知先帝久侍春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畧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國誤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擬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不報癸酉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疏言臣等俱以庸愚遭遇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臣

等痛心切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  
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  
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晝殺人西北諸  
邊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  
困府庫空虛風俗頹敗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  
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不  
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變亂黑白人  
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  
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卽位之初詔書  
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更夕改迄無寧日百  
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  
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  
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  
罔聞知事在於近幸外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  
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  
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  
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  
能壹壹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  
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陳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使臣等趨嚮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不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於斯若諉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且貽笑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上曰卿等切切爲治之心朕已知悉事待斟酌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 丁丑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極言政事闕失十事上曰所奏事令各衙門查奏定奪卿等宜盡心輔導以副倚任 己卯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上疏求退上俱不允 三月甲申視國子監是日上具皮弁服謁先師孔子行四拜禮命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等分獻四配十哲兩廡禮畢幸彝倫堂講書

還宮 十月戊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求去位許之先是健遷與李東陽以內侍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等蠱惑上心連章請誅之皆留中不出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閉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厲聲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寬等乃辭去其意未決而岳素忠直且提督東廠與太監范亨徐智皆有渙羣之謀將請于上有所處八人者知之以瑾尤巧佞狠戾敢於爲惡乃謀使瑾入司禮監與執事以爲脫禍固寵計是夜瑾遂傳命榜笞岳亨智於內門遣之南行時健等以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令倡九卿伏闕固諍而岳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乃泄其謀於八人明早健及文等率九卿科道方伏闕俄有旨宥瑾等遂皆罷散健等知事不可爲卽日疏辭政柄故事輔臣乞休必俟三四疏乃允於是八人者惟恐健等去之不速上意亦以健等數有直言逆耳遂聽之雖賜敕給驛命有司月給米五石歲給役八人猶循舊

典而殊無眷戀之恩矣一時朝野聞二老之去莫不追傷先帝顧命歎訝流涕而不能已尋岳亨行至臨清瑾使人殺之惟智幸免焉 己未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上曰卿等受先帝顧命託以匡弼蓋欲隆政治也上天垂戒朕自當省卿可安心供職以副委任毋再固辭先是請誅瑾等疏實東陽秉筆第太監陳寬等至閣議時東陽辭頗緩中人皆以爲事不由之故與健等同日具疏求去而東陽獨留人亦幸其留云 庚申大學士李東陽復奏臣昨與劉健謝遷同乞罷任臣獨被留以臣較之二臣病尤多而才獨劣若依棲眷戀苟幸安全正恐累陛下知人之明孤先皇顧命之重內批荅曰具陳休致臣下職也而黜陟人才朝廷自有公論卿有疾宜善加調理勉副重託慎勿固辭 辛酉東陽復奏乞暫免朝參晝日扶病入閣供事許之 己巳聽文淵閣大學士焦芳辭吏部印內閣雖與聞機務而不得專進退百官之權兼掌部印實芳所欲也大學士李東陽與芳有同年之契知事體不可爲芳忠告於是芳乃懇辭 十一月癸巳李東陽上疏乞休且曰謂可以適情遜志則臣之愚戇有所未

能猶欲其替否拾遺則臣之罄竭無復可強展轉日  
 久誠不自安上慰留不允 十二月庚申加少傅兼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為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陞吏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焦芳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王鏊為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於是東陽上疏辭乞致仕上曰卿累朝耆  
 碩輔導有年勞績顯著特茲加秩朕倚託方重顧可  
 引疾求退乎不允芳鏊亦各上疏辭上竝荅曰卿老  
 成端謹中外素聞茲故加秩正期匡輔朕躬以隆治  
 道其勿復辭 辛未大學士李東陽再疏懇辭加職  
 以為和氣上千分當策免今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  
 多負禮義之初心虧廉耻之大節此臣心愈不安而  
 病日加重者也不許 懷麓堂集有正德元年二月  
 二日初開經筵紀事詩 二月十五日親耕藉田時  
 陪禮先農預九推之列紀事詩 通紀正德元年上  
 倦于政近侍誘引為馳騁荒淫事東陽同劉健等上  
 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  
 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身鷹  
 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

象不可施于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  
交雜于前臣竊憂之矧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  
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  
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天人稍慰不聽  
玉堂叢話焦芳入閣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與李  
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  
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尚書時王翱掌部事又問前  
有之乎荅曰蹇義爲吏部尚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  
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  
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  
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  
官間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邪又每日通政  
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  
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謬或章奏錯  
悞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  
乎芳乃辭部事

二年丁卯

六十一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六月丁酉修歷代通鑑纂要成  
李東陽等於文華殿進呈賜宴禮部 七月癸卯司

禮監官持通鑑纂要至內閣傳示聖意任刊板本中  
官督刊刻者檢其中有一二頁裝潢顛倒復持至欲  
更定其序是日值大學士李東陽家居惟同官焦芳  
王鏊在閣芳以爲編纂總於東陽非已責慢其人不  
加禮遇其人怒遂以白瑾瑾方欲以事裁抑儒臣集  
府部大臣科道官於左順門徧摘其中字畫之濃淡  
不均及微有差訛者百餘處以爲罪給事中潘鐸御  
史楊武等遂劾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機等受  
命編纂光祿寺卿周文通等職專謄寫不能研精其  
事俱宜究治東陽等失於檢點責亦難辭瑾矯詔令  
所司覈謄寫官姓名以聞於是東陽等認罪有旨勿  
問 八月丙戌手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加俸一級 戊戌大學士李東  
陽辭加俸不許 懷麓堂集有作工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曾公鑑墓誌銘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  
序 重恩堂記 繼世紀聞是年殿試賜呂柟爲狀  
元景暘第二戴大賓第三大賓莆田人有文名甫二  
十登第初聘高氏未娶瑾欲納爲姪婿於是僕從鞍  
馬衣服之類極其侈靡大賓偃然自居縱酒不檢瑾  
薄之笑曰我不可做牛丞相大賓知之請假歸卒于

途呂柟亦陝西人內閣不無迎合之意然呂實无預耳又傳奉取焦黃中劉仁并黃芳等數十人為庶吉士不由館試人皆以為愧然黃芳數人實由焦黃中等貽累後亦不免謫降焉始焦黃中劉仁等喉瑾云鄉試解額南方太多北方太少乃昔楊士奇私其鄉里于是有給事中任姓者承風旨疏請釐正諸司集議東閣焦芳盛怒數前人罪惡且言陝西地幾半天下當增之李閣老東陽從容問曰且謂今當如何往事不必論已禮部因言陝西可增作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焦忽大聲曰尚少可增作一百名河南山東山西四川以次而增次曰湖廣亦地濶當增李不肯從

後二年悉改正 輔世編正德二年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司卿崔濬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柳號長安門外東陽上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廩牧廝役紛充禁庭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軼羣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

好尚視朝加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憲朝廢后吳氏薨李東陽等言漢成帝廢  
后許氏葬延陵交道廐西光武廢后郭氏葬北邙山  
凡皇后廢黜史冊猶稱廢后書其葬地未有降爲庶  
人之理廢后吳氏原奉憲宗皇帝詔書止云退居別  
宮閑住累朝以來服食供奉皆從優厚今日之事宜  
令禮部斟酌他事宜從簡省而殯斂禮不可闕以存  
皇上敬老念舊之心上諭禮部做英廟惠妃故事給  
事中安奎御史張彧等忤瑾盛暑枷號垂絕東陽上  
疏抹之獲釋爲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  
抹之

三年戊辰

六十二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充廷試讀卷官 輔世編三年六月壬辰蚤  
朝罷侍班御史奏有文一卷委於丹墀乃錄瑾等過  
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傳旨令跪赤日中  
瑾等面詰莫承申刻詔下獄三百餘人東陽奏曰匿  
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宄計正須於稠人廣衆中  
掩其形迹各官倉卒拜起豈能知見况一人之外皆  
無罪之人今并置縲絏炎暑薰蒸人不自保矣惟皇

上先行釋放而後密加體訪上從之是日暴而死者  
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仲暘  
而病者無算瑾行新例凡逃軍窩主鄰佑皆籍沒充  
軍遠近騷然民不堪命又強盜并其家屬發遣充軍  
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并其無服親屬  
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沒充軍又山東梁  
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炤例陞土官巡檢都察  
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窩主鄰佑皆炤新例籍沒  
發遣東陽奏曰皇上比來勵精圖治威令大行中外  
臣民罔不悚懼但霜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  
有甘雨此固上天之道君人所當法者臣姑舉一二  
上塵睿覽如逃軍及拐馬人犯謫令戍邊而窩主鄰  
佑火甲發戍近衛雖亦懲姦至意然罪有差等請量  
情擬坐或責限令其自首如各衙門有犯通查歷年  
經該僉書職名追究懲治雖亦懲姦至意但以一時  
之失而窮一二十年之遠以一事之差而累數十人  
之衆非惟人才難得抑且情有可矜請於侵盜錢糧  
并受贓人命重情不宥外其犯公錯者罪坐本犯經  
手者止坐該年遷官去任者依律發落如各處查盤  
糧草虧折浥爛者罪逮巡撫甚至加倍追償雖亦慎

重錢穀至意然職有大小責有專否賠補虧折律有明條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責若巡撫之職督理欠嚴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罷斥如各處見差官校真偽莫分聞有假名撓法罪逮各官雖亦杜絕時弊至意但遠邇驚疑請於輕犯責令撫按問擬前項官校罷其差出真者不差則僞者無繇而作疏入上深嘉之見逃官員并虧折糧草諸事就令該部斟酌以聞一時所全活者不知幾千人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實邊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士大夫坐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與其在邊關不若令于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機應變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籥請便宜行事瑾實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外都布按三司都司掌兵而不令掌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

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內官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敕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  
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强悍彼心不服則釁隙生又如舊有草寇間發則調兵征剿土官必須奏請關係非細今革去巡撫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有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行事餘如

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贓起大獄欲寘之死東陽乃力諍之瑾曰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湯和鄧愈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已革罷陳瑄不從廝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會廝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當時餉不

繼雖百張良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荅止革熊爵 七月甲申戶部議覆大學士李東陽等所奏言各處管理糧草俱有專官其巡撫都御史等官不過總領其事果有侵盜自宜如法追賠若止是督理不嚴宜從寬減或罷黜不用內批糧草重務巡撫督理等官委託非輕既治邊無方以致浥瀾糠粃百有餘萬及事發罪坐倉官小民監追至死何以賠償且巡撫加以叅贊總督等名尤難辭責如錢鉞之擅改祿米張縉馬中錫之不職王時中之酷暴許進之越制選官劉健謝遷韓文之無知叩闕猶有不能盡筆者似此越律之罪不治奚爲然東陽等所奏止糧餉而逆瑾矯旨乃槩責健等以洩其怒其專權亂政強辯如此 十月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不允 懷麓堂集太原宋生灝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贈之以詩時生已授廣平通判矣正德三年十二月三日太原宋生得心畫點染毫端付金石寶賢堂晉府上古名書一一親曾手翻刻秋闈累舉不一薦三入長安人未識喬卿篆刻初入室數紙西來榻新墨嗟予相字如相馬肯向驪黃

辨顏色吾家府君妙楷法晉帖唐書飽探索殘篇斷  
楮空塵埃生也見之三歎息摹朱勒石不辭勞細入  
秋毫大盈尺炎天汗浹衣沾濕晚歲冰霜肉縐折當  
其腕指所至時意匠心師兩無跡長安俗工不解意  
僅有形模少風格逢生不早亦非遲猶及儒生頭半  
白須知絕代有名家兼爲私門存手澤五百楊雄豈  
待年三千薦福空論直生今作倅當畿府方以文章  
爲吏飾他日編成却寄渠書中定有長相憶

四年己巳

六十三歲 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辛未大學士李東陽等言

四夷館教師必番字番語與漢字文義俱通故事於  
本館推選或於各邊訪保頃來教師多缺宜令本館  
提督官從公考選送內閣覆試仍乞勅陝西雲南鎮  
巡等官訪取精曉韃靼西番高昌西天百夷言語文  
字兼通漢字之人照例起送赴部量授官職與本館  
教師相兼教習務使譯學有傳不致臨期誤事詔可  
三月己酉大學士李東陽等奏翰林院雖間有本  
院自考之例但議論貴公法令貴一請收回成命責  
在所司令本院掌印官會同吏部考察使內外彼此

人無異言從之。癸丑大學士李東陽上疏乞休謂  
屢省乃成陳力者止故省身者必審進退之宜而行  
法者必一內外之體臣遭逢列聖攀附六龍顧駑駘  
不進蒲柳先零每當臥病之期輒上乞骸之疏勉留  
優詔動必至於再三報稱微勞竟莫施於尺寸歲年  
滋邁筋力愈衰况自今春以來雨澤未施燮理無狀  
今考察有老疾之條而責任分大小之等仰冀聖恩  
先賜罷黜則公道易行法令不二陛下保全舊臣之  
盛德固極盡而無遺而臣終始一節之素心亦庶幾  
其不失矣疏上慰留不允。四月壬午孝宗實錄成

總裁大學士焦芳人品庸劣不爲士論所重宏治間  
垂涎台鼎至是附瑾獲柄用與操史筆凡所褒貶一  
任已私如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天下皆稱許以爲  
端人正士而芳肆其詆誣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  
皆不敢爲異同故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補於將來  
之語云以纂修實錄成賞監修太師兼太子太師英  
國公張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李東陽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焦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楊廷和各銀五十兩紵絲羅共六表裏鞍馬一匹

五月戊戌纂修孝廟實錄成命吏部查纂修官事  
例既又查其中嘗與修大明會典已陞及守制未陞  
者與到館日期上之詔纂修實錄重事也其卽照例  
擬陞職等第以聞且謂先年劉健等以編修會典爲  
名多所糜費已陞之職俱革之其書令大學士李東  
陽等覆視更定瑾欲裁抑儒臣謂舊例纂修陞秩爲  
過故先革其所已陞者而復加之以示已恩談者又  
謂焦芳不欲東陽軋已乃導瑾爲此舉云 丙午以  
纂修孝廟實錄成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李東陽正一品俸進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焦芳爲少師兼太子太師  
華蓋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文淵  
閣大學士楊廷和俸二級各疏辭不允 懷麓堂集  
恭進孝宗實錄紀事一首正德己巳四月二十一日  
時雨中霽駕迎實錄入奉天殿方陞座前此所未有  
也寶冊雲輿次第登殿頭飛雨過觚稜衣冠夾陞班  
初引袞舄迎門座始升五載音容思玉几萬年功德  
付金滕三朝史筆今重載欲報先皇恐未能 西苑  
焚稿紀事五月二十五日在海子西岸事畢尚膳供  
宴是日入西苑門望南臺登廣寒殿過芭蕉園而還

史家遺草盡成編太液池頭萬炬烟天上六丁元下  
取人間一字不輕傳先朝故事非今日內苑清遊亦  
勝緣却上廣寒雲霧裏禁城東指是文淵

五年庚午

六十四歲 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 輔世編五年春久旱風霾兩降  
綸音命羣臣致齋祭天地社稷山川仍敕兵部法司  
盡釋逃軍強盜私鹽窩主鄰佑之充軍擺站及枷號  
者強盜正犯再行審問徒流以下減等發落東陽言  
臣等聞命欣躍至於感泣中外傳播歡聲動地所以

安人心回天意者端在於此尚有一二仰于天聽王  
府逃校與逃軍同窩主鄰佑連累發遣充軍擺站并  
見問未經發遣者乞炤例釋放傾使假銀偽造印信  
舉放私債較之強盜有間除正犯外窩主鄰佑亦乞  
放免仍將傾使低銀正犯止炤本律問罪犯該充軍  
正犯已故家屬該發遣隨住者查有親男炤例發遣  
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發遣已發遣者並行釋放  
死罪重囚奏訴三次者本犯乞免加罪家屬免充軍  
婦人無夫者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沒官除謀逆以  
上重罪外其餘近例沒官者並免兩法司錦衣衛見

監死罪重囚除強盜已有旨其餘乞炤遞年熟審事  
例開奏定奪南京見監死罪重囚亦炤在京近奉恩  
例一體施行文武官罰米爲例若實係家貧不係故  
意遷延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  
多中無不扳指冤抑見問並續獲者乞令各該捕盜  
官用心研審務見賊仗失主併同行上道之人明白  
擬奏如或輕信妄拿濫及無辜希圖陞職免罪者事  
發之日罪有所歸再炤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該給  
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三法司議擬歸一請自上  
裁永爲遵守上批荅曰朕覽卿所言皆有裨於治理

具見爲國至意當悉而行之會寘藩之變朝廷命將  
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  
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  
曰舊例行事衙門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  
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因  
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白容矣因  
以天順元年舊例稿示瑾乃語塞 館閣漫錄五月  
壬午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六月乙酉朔李  
東陽復乞休不允 八月戊戌大學士李東陽疏言  
臣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

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底真偽混淆無從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宜罷斥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旨放歸田里上曰卿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先帝顧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卽令各衙門逐一查革傳旨收吏部尚書張綵

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張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送都察院獄 九月癸酉以寧夏叛逆旣平內閣輔臣運籌有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特進左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各賞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梁儲改兼武英殿大學士仍廕東陽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廷和子恒爲中書舍人 十一月辛未南京監察御史張芹上疏

曰朝廷以叛亂旣平論功行賞大學士李東陽亦進  
勲階廕子遠近聞之莫不駭異臣惟東陽謹厚有餘  
而正直不足儒雅可觀而節義無聞先帝誤以爲賢  
臨崩以陛下託之義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邇者劉  
瑾專權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不能防微杜漸及其  
惡迹旣著若出力與之爭彼亦必知所忌或不幸而  
得禍諒亦不至於死東陽依阿順從唯唯聽命及瑾  
謀逆旣成幸賴陛下英明果斷任用得人不動聲色  
潛消禍變東陽又得冒功以受恩賞此人心之所以  
不服也東陽受先帝之託以輔陛下乃使瑾得以荼  
毒天下謀危社稷就使東陽能誅瑾僅可以贖罪耳  
今賴他人之力以成功又安得攘爲己功而冒賞乎  
臣竊見今大臣正直者多不容於瑾在之時姦邪者  
多見黜於瑾誅之後惟東陽始終無恙而又屢叨恩  
賞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如此也乞將東陽卽賜罷  
黜或待其自陳准令致仕與凡廕子恩澤並賜追奪  
庶有以勵臣子之節而可以爲天下勸矣上曰芹久  
居言路瑾亂政時畏避緘默今旣明示典法乃掇拾  
沽名東陽學行海內推重輔導朕躬忠勤茂著比來  
寧夏旣平大臣特進階廕子如何謂攘取誅瑾之功

恣意妄說卽令具實以聞東陽宜仍舊供事慎勿動  
懷旣而芹請罪奪俸三月 乙亥大學士李東陽乞  
休上疏曰臣於本月十八日奏乞休致仰履德音曲  
加慰留臣拊心內省實不自安竊惟人臣事君固當  
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臣見六十四歲歷事  
列聖四十七年叅預機務一十六年才疎力薄當退  
一也多病早衰當退二也久玷班行多竊俸祿當退  
三也但顧命至重責任方殷大義所關亦非得已蓋  
聖質方冲庶事未定則不敢言退藩臣倡亂邊境未  
寧則不敢言退大姦未除弊政未革則不敢言退用  
是懷憂抱愧含垢納汙雖因事累辭終不獲於自遂  
幸遇陛下聰明日進政令一新天下之人延頸望治  
太平之幾正在今日臣若貪位戀祿玩歲愒日及此  
不圖更復何待比聞南京監察御史張芹奏臣當劉  
瑾亂政之時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  
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緣寧夏事平伏承陛下遣  
司禮監官傳示聖意欲加恩典臣極力苦辭幾至垂  
涕及手勅旣下加臣特進左柱國蔭臣男爲尚寶司  
丞臣卽懇辭竟不獲命黽勉拜受本非素心但寵祿  
三頒過涯逾分傳聞遠外實駭羣情其言禮貌之屈

否衆所見聞攘功之有無已蒙聖覽若不能早退又不能力辭此二端切中臣病况臣揣已量力見可知難盛滿之懼已非一日安敢以衰老之身久蒙罪責上以玷陛下知人之明下以貽士林求備之議哉伏望聖慈許臣致仕將臣男兆蕃收回成命令其照舊以監生聽選出身徐圖補報則優禮舊臣之恩曲成萬物之德臣舉家感佩於無窮矣上曰卿輔政有年清忠純謹中外共知引疾乞休乃至累牘先帝與朕爲天下慰留今大姦旣去朝廷圖新治理倚毗正切豈可偶以人言遽欲求去吏部卽往諭朕意大臣義當體國宜勉起供事賞功推廕皆係舊典李兆蕃已錄用亦不准辭 已卯大學士李東陽復上疏曰臣近者再乞致仕并辭免恩廕復蒙聖恩俯加慰藉仍令吏部宣諭聖意責以體國之義又遣內臣頒賜羊酒丁寧委曲出於常格顧臣何人而克當此但犬馬之私猶有不容已者臣聞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備員內閣一十六年辭免者二十有四非不知簡任之隆顧託之重但念輔導無狀報稱未能與其假委質之名不若甘守身之節一身不治安能理庶務之繁衆論未諧何以班百僚之首若廕子之恩固是舊典

殊爲勲勞如臣事不足以償直德不足以懋官而乃以穉子置清要匪獨身蒙其耻尤當世受其慙禮義所關誠非細故伏望聖明遂臣初請並收成命以風勵有官其於新政不爲無助上曰卿朝廷元臣輔導年久績效茂著衆論攸歸况年力未衰宜念先帝顧託及朕懇切諭留之意勉起視事以匡新政報功恩廕前命已下母再固辭 十二月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言臣等備員輔導叨任三孤或膺受顧命或荷蒙簡任深憂過計寢食靡寧近日以來陛下勵精新政大姦已去孝理方隆天下欣欣相告皆以爲太平之治指日可致但事有關於國家社稷臣等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是緘默容身因循誤國生無以報陛下知人之鑒死無以見先帝在天之靈所謂顧命者爲虛名而輔導者皆餘事也臣等竊惟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之所付託生民之所仰賴昔太祖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得早作夜思三十年而後定何其勞也太宗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業罔怠以致今日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祚聖慮所及亦何其深且遠也四

五年間陛下春秋鼎盛而儲嗣未聞中外臣民傾耳拭目以俟前星之耀此臣等所以憂且懼也伏望陛下念上天付託之隆祖宗授受之重體生民仰賴之切每於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起居以節遊預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不能侵百邪莫能近皇儲早立寶祚延長可以隆我國家億萬年之業矣上曰卿等所言足見忠君愛國至意朕已喻之矣其尚一乃心力共圖治理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庵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

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此法史能兼遂以付史館 本傳五年春久旱下詔恤刑東陽等因上詔書所未及者數條帝悉從之而法司畏瑾減死者止二人 內閣行實劉瑾誅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武皇怒甚欲降敕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盛事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敕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聖明洞察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三

上元戴衍善元嘉校訂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起正德辛未訖正德  
丙子計公年七十卒

武宗正德六年辛未

公六十五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充殿試讀卷官 館閣漫錄

二月己亥大學士李東陽等言今早發下工部所奏

京城內外工役浩繁州邑坐派無遺民財剝削殆盡

在處災傷四方盜起况京營軍士摘發做工終歲不

操相率逃避軍民俱困誠可痛心乞將不急工程暫且停止臣等惟工部所言固爲激切內添蓋豹房一事尤爲緊要謹昧死爲陛下言之蓋自去年夏秋以來外間傳聞豹房內添蓋房屋又聞豎立旛竿似有創建寺宇之意臣等竊念寺觀乃異端之教聖王之所必禁國朝之所姑存其間義理不暇深論但宮禁之體比與城市不同自古及今竝無禁中創造寺觀事例傳之史冊非徒上累聖德亦無以垂法將來況番僧人等往來混雜又恐無賴之徒因爲詐冒萬一變生不測難以關防其於事體所關不細而財用之費耗軍民之困苦又不足言矣竊見成化間欲於內府建玉皇閣憲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宏治欲於近城造延壽塔孝宗皇帝因內閣之言而止天下傳之史冊書之以爲聖朝美事伏望聖明仰體二聖之謨俯垂鑒納將前項工程卽賜停止其於不急之務大加減節以正國體以慰生民不報 六月辛丑大學士李東陽以老疾乞休言衰老益深疾病交作且官列三孤職司輔導而神思荒落不能効謀慮之勤精誠未孚無以爲感格之地伏望聖慈憫其衰病乞骸骨以盡餘生上曰卿忠誠體國輔導累朝功烈譽

望天下共知述作議論允爲國華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重輕宜體朕情亟起視事乃見君臣同德之義不必再辭 七月壬子李東陽上疏乞休言膺至重之任者必有非常之才而又濟之以有餘之力二者不可缺一今臣以章句腐儒甲科常格兼之子女夭喪哭泣傷多眼目昏暗咫尺之間莫辨文字且朝廷之典年老有疾例不入壇臣之一身兼是二者使之居具瞻之地爲百僚之首雖欲求職之不曠不可得也仰祈矜察放歸田里俾大臣無固祿之譏國家無妨賢之病上不許 乙丑李東陽復上疏乞休言自屢

告請以來病日深而憂日至老而無嗣隻影自隨宗祀之責惟臣是任然此一身一家之私猶不足言陛下紹統有年前星未耀乃祖宗億萬載社稷之所係甚重昔孝宗皇帝親憑玉几發綸音早定大婚永圖至計臣面承顧命夙夜於衷比之尋常情實倍萬責任之重無過於臣臣之所當言亦無急於此若復因循隱默苟利目前臣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帝誤國之罪萬死莫贖伏冀上念承傳之重俯懷翊戴之勤高拱清穆深居禁密朝奏以時飲膳以節以保聖躬以延嗣續尤望憫衰朽之質理難久長察忠懼

之言止於如此俾之休致以盡餘生上曰朕覽卿奏具見忠愛至情卿受遺先朝輔導朕躬見今天下多事正宜同心佐理何忍舍朕求去宜強起視事副朕倚毗至願以仰答先帝顧命之意不必再辭 十一月癸酉大學士李東陽九歲考績吏部以聞上曰東陽輔導三朝勤勞備至勲德懋昭今以一品九年奏績可降勅褒諭令兼食大學士祿仍舊供事錫之誥命宴于禮部 甲戌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曰臣以九年考滿伏荷綸音寵眷殊至臣進身宮保以歷三孤厚顏首班遂經九載謀猷八告無補於君心政令外施罔裨於宸斷自考無功理當殿黜卽今水旱相仍生民窮困畿甸東南盜賊蠡起京城內外地震有聲咎責所關義當策免況年齡衰暮病疾纏綿每遇加恩輒增慚懼屢經辭職曲荷勉留徒以四方多事未敢言私而日負初心茫無後效豈意封章再錫月俸兼支華以璽書之賜宴會之頒顧臣蹇劣豈復堪之且當蠲租免稅之日而冒給俸糧當減膳徹樂之時而濫沾宴錫固知優崇內閣出自聖心眷遇儒臣亦有故事但臣非其人而今非其時也乞收回成命止令仍舊供職庶可輸報德之私亦少免素餐之咎疏

入上曰朕以卿輔導元臣功在朝廷望隆中外九載考績爲國增重特加恩錫以示優崇卿具疏辭免已悉誠悃此累朝眷遇輔臣故事可勉副朕意毋再辭  
丙子大學士李東陽以賜宴禮部辭上曰朕以卿壽俊元臣一品九載朝廷盛事乃循舊典賜宴禮部而卿屢以修省爲言重違雅志特允所辭 懷麓堂集正德辛未五月初七日詩六年揮淚泣遺弓萬國傷心此日同龍去鼎湖還作雨馬嘶沙苑尙思風碧桃宴已歸天上玉几言猶似夢中曾是白頭香案吏不勝擬望朶雲紅 偶夢得一詩止記末句覺而感

之足成一律正德辛未十一月九日也平地紅塵起白波直從青袞到黃河幾州村落人烟少千里川原殺氣多漢帥屢傳師出令邊兵先試凱旋歌白頭中夜長憂國何日蒼生息荷戈 偶得南宮多景樓詩一首筆墨清潤蓋得意書也因憶邃菴博古好學而此詩此景又其所卜居地舉以贈之復追次前韻二首書于卷後予遊江南常登此樓目擊其勝及邃菴旣定居而陽羨之田已棄坐月亭中無我足跡他日展玩間未必不撫然大息也 正德辛未六月望日孔氏女卒已閱歲錢郎中榮自錫山以詩來慰憶自

亡兒之喪吊輓者屢至而今僅得此悵然感之因次  
其韻二首以自慰浮生如有寄老淚忽無時豈謂東  
門恨翻爲永叔悲歐祭女文云於家有一日望深猶  
之愛兮于汝有終身之悲駐目話久或停卮爲謝同心客詩來慰所思軒蓋寧  
親日輻旌送女時未歸先恨別旣樂轉成悲遠道無  
時紼荒林有酌卮幽魂如不死應起望雲思

七年壬申

六十六歲 官特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尙書華蓋殿大學士 館閣漫錄二月甲申大學士  
李東陽以老病乞休不許 三月丙午大學士李東

陽等言頃奉旨令所司預備經筵臣等聞命忻躍卽  
令講官預備講讀拱候經月未蒙宣召惟聖學與君  
德相關經史乃政化所出自古帝王視爲首務本朝  
列聖定有成規經筵以十日爲期日講則每日從事  
蓋欲功無間斷庶幾學有光明伏覩陛下聰明剛健  
卓冠羣倫自春宮進學之時至正德紀元之始躬親  
誦記默聽敷陳比歲以來漸殊于舊臣等或祇承顧  
命有常常請出之言或同被簡知有職專提調之任  
陳力不能已負扶持之責受直怠事難逃貨器之譏  
况外患之未平豈內修之可緩用是仰祈萬乘俯鑒

寸心數御講筵特修故事使臣等得以開陳講說上  
啟宸聰徵聖賢有用之言保宗社無疆之業天下幸  
甚不報 四月丁酉大學士李東陽等上疏曰伏見  
去冬以來京師地震有聲霸州及山陝福建雲南等  
處相繼地震竊聞天人相應理有必然上下交修道  
須兩盡孤卿之任非諸司比故周官燹理不備惟人  
漢庭策免亦有故事臣等或親承顧命或特被簡存  
職在論思憂惶無地且如講筵聖學所關也臣等不  
能盡啟沃之功早朝政令所出也臣等不能預備從  
之列宗廟社稷神靈之所在至尊嚴也臣等不能執  
奔走之事而歲時奠獻但遣公侯宮殿門禁天子之  
所居至深密也臣等不知動止之詳而晨昏出入未  
聞警蹕凡如此類不敢盡言卽今帑藏空虛軍民窮  
困流移不已盜賊肆行江西四川累歲用兵山東河  
南南北直隸所至殘破戕害將領荼毒生靈侵擾京  
畿略無畏忌蓋自創業靖難以來未嘗有此臣等適  
當其責罪無所逃仰瀆威嚴伏俟罷黜尤望淵衷朗  
悟如日中天溫習舊聞日親經史視朝饗獻一復舊  
規親信必恭謹之人委任必忠良之士嚴內外出入  
之防正堂陛崇卑之分動息有恒飲食有節頤養聖

躬茂隆國本以上回天意下結民心則列聖開創之  
難先皇付託之重可以永保於無疆之休惟在聖心  
一轉移之間耳疏入不報 閏五月庚辰大學士李  
東陽疏乞致仕上曰先帝顧命委重於卿明訓具在  
其何忍忘朕知卿才優力稱不惜懇留正欲補益大  
政吏部卽往諭此意可亟出勿復辭 丙戌大學士  
李東陽上疏又乞休退上曰卿連章求退至情已悉  
但時方多事朕爲天下留卿元臣進退所關甚大有  
疾宜善調攝其亟出以副眷懷 六月庚辰大學士  
李東陽言臣自五月抱病三疏乞休雖報國之心無  
窮而趨事之力有限伏冀恕不能之往咎貸未死之  
餘生特許致仕上曰卿累朝元臣勲德隆重出處所  
關不輕近屢引疾朕已具悉特令吏部諭意懇爲天  
下留卿宜體至情勉力以慰人望慎勿再辭 七月  
庚辰大學士李東陽以病滿三月例當停俸吏部爲  
上不許且令吏部諭意俾亟出視事 辛亥大學士  
李東陽乞休致上曰卿耆德元臣中外倚重疾已向  
痊宜率先庶職何事固求退去似非大臣體國之義  
勉爲朕起以慰輿望勿再辭 九月丁酉大學士李  
東陽等奏昨手勅直隸山東河南江西等處賊平內

閣官運籌定議致有成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廕子姪一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臣等聞命之餘不勝惶汗竊惟論功行賞者朝廷之大典佐令代言者儒臣之常職比年以來各處地方盜賊蠡起上厯宵旰命將出師寒暑再更兵食俱困臣等職居禁近責在匡持不能制亂於先幾又不克收功於一旦曠瘝之咎實所難辭幸遇陛下聖武神謨天人協相將臣効力逆黨就誅臣等厚祿高官安居飽食甲兵未被筆舌何功况武職之官必由軍功除授豈有徒操文墨輒可廕及子孫揆公議以難容撫私心而自愧除銀幣臣等仰體聖心所不敢辭已望闕祇領其廕子恩典斷不敢受得旨頃年盜起小民失業卿等出謀畫策以致平安特官一子以酬爾勞可不必辭 十月甲辰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臣等一再具疏辭免恩廕未蒙俞允臣等任非督戰職異典兵禁近從容未嘗親與驅馳之苦文墨議論安敢冒承矢石之功皇上雖曲賜寵嘉臣子宜自知分限在已旣知不可物議其將謂何義實未安事非虛讓設若堅辭而未允則將引避以自明伏望俯鑒悃誠收回綸命庶少全退讓之節抑以長廉靜

之風命下吏兵二部議以仰杖天威蕩平妖孽亦由  
內閣默贊機猷特賜恩蔭誠不爲過但東陽等連章  
懇避實出悃誠雖聖恩之慰諭益勤而各官之情詞  
愈迫竊惟錄功酬勞者天子之仁崇謙報讓者大臣  
之義乞鑒其悃情別賜定處詔改蔭六品文職令母  
再辭 丁未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伏蒙聖恩錄臣  
等子姪一人改蔭文職竊惟羣盜肆惡徧歷諸方出  
入四五年間荼毒數千萬衆主憂臣辱安敢辭勞天  
佑人歸僅成克捷奸雄甫定凋瘵未蘇雖同率土之  
歡豈免向隅之泣若燕齊河洛之安靖以爲臣等之  
功則川陝湖廣之縱橫復是誰歟之過推恩蔭子誠  
所未安且以六品之華階何可一朝而驟致懇乞天  
恩竝收成命感德受恩實過於受蔭萬萬矣上曰朕  
以鄉等勞動特蔭武臣堅志不受今改文秩可不必  
辭 癸亥大學士李東陽等疏曰臣等再承恩蔭累  
具辭章曲荷綸音不蒙賜允若心無所愧豈敢固違  
但理有未安終當懇訴竊事有常職故任事者無侵  
官恩有常格故受恩者無愧色臣等所居之官論思  
輔導之職也日不識兵馬之數耳不聞金鼓之音足  
不履行陣之地身不冒矢石之險若文書之經由議

論之關涉與戰伐攻擊坐作進止者同功而例論推恩以及家是以平居本分之勞冒格外非常之賞况臣等或已廕錄不可重沾或方歷歲年未經久試捫心揣分實不能堪所有前項恩廕臣等終不敢受伏望聖明俯從愚請竝收成命以慰憂惶上始許之

丁卯大學士李東陽辭免兼俸疏曰伏奉手勅連年兵燹卿等指顧籌畫勞勩實多廕子一官以伸朕念今又懇辭特允所請遂各加進階一職李東陽兼天尙書俸餘俱仍舊欽此臣仰荷聖慈許辭廕錄轉承親命益切憂惶竊惟官不量才固不可以輕與祿必

稱事亦不可以濫給臣叨居重地積有歲年才劣功微官高祿厚向以纂修實錄陞支正一品俸繼以九年考滿兼支正五品俸揆之常制蓋已增多爾者羣盜剽平聖恩覃布臣旣乏謀猷之益又無戰伐之勞廕子酬功旣非其分推恩加祿亦豈能安況臣自今年五月以來一向患病在家調理移兵過省不聞進止之官奉捷邊師不預班行之末例當住俸未奉俞音累乞歸田不沾允命加以慰留恩重朝賀禮殷茲方勉効驅馳何意復蒙光寵又况臣已兼二俸而使之日益增加是臣出微幸之期自取貪饕之罪又况

兵荒之後帑藏空虛饑民之待哺方深武職之折銀  
屢缺雖未能損上而益下抑亦當益寡以哀多每欲  
辭免兼支少遣尸素但會衰病已極亦將不久於官  
勉強因循不敢數煩天聽今乃以一官而兼三職之  
俸以百口而食千人之力則求退而反進辭少而就  
多非徒自失於初心亦且倍深於往咎尤望聖明下  
燭洞察懇誠准免兼俸令臣仍舊供職使臣得以少  
淹旦夕猶或能圖報於分毫上曰朕以卿輔導竭心  
謀議裨國累辭廕敘特命三俸兼支今又懇辭姑免  
大學士俸可兼支尙書俸以副至意 十一月丁卯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  
屢以老病乞休不允至是復上疏云每當具疏乞休  
實是哀鳴懇訴未蒙覽察曲荷涵容顧在告之辰歲  
過其半素餐曠職累積愆尤況今歲暮裕享不能陪  
列正旦朝賀不能隨班郊壇大祀不能看牲分獻而  
深居飽飯偃仰在床寤寐不寧臣之狼狽實不知所  
以自處也伏望許臣休致則進退之節庶全始終上  
始可其請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襲廕其姪兆延爲中  
書舍人仍賜勅曰朕惟君臣相遇自古爲難而人臣  
事君才德相稱始終一節者尤難其人卿資稟神異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四  
慧悟夙成爰自髫年召見中禁應對稱旨名動四方  
遂以宏博之學蜚英藝苑優游常調三十餘年資歷  
既深聞望彌重逮我皇考簡自聖心擢居政府朝夕  
獻替便殿之延訪平臺之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  
宏治之政光於列祖惟是二三大臣佐理之功而卿  
之誠心直道不激不隨無私無比尤爲皇考所眷注  
顧命之際推誠付託卿感激際遇益竭忠勤事涉憂  
違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賊廟謨勝算多所贊  
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類代言足  
以宣朕意敷奏足以達民隱況文學詞翰獨步一時  
貫穿古今精練政務立朝僅五十年輔政十有八年  
清慎之操終始不渝自古大臣兼此衆美者代不數  
人朕仰承先志圖任老成屬時多難方切倚仗卿年  
猶未至精力有餘乃以止足爲念動輒引疾乞休比  
年以來章疏十上每奏愈切重違雅志特賜允俞降  
敕褒諭命有司時加存問歲給與皁隸十名月餽官  
廩八石仍賜白金綵幣襲廕子姪一人爲中書舍人  
用表朕懷舊優老崇德報功之意於戲功成名遂身  
退卿之自處善矣乃眷西顧居第伊邇國有大政尙  
將就而問焉卿其頤養天和茂膺壽祉以慰天下之

望故諭 懷麓堂集正德壬申五月七日詩會上鑾

坡侍玉堂朝衣親惹御袍香傳宣煖閣在奉天門後天顏

近奏事平臺在中左門東午漏長化國有人悲短夢幽都

無地仰餘光從容顧命分明語一日傷心淚萬行

明朝典彙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

既罷獨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

成光祿猶致宴云 輔世編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

初至畿甸勢張甚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

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

以問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今攻破州縣赤

子遭其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

師而以招撫爲計可乎哉永等歎曰終是老成之見

議遂定既而賊平以東陽等運籌功廕一子錦衣衛

世襲千戶東陽力言文墨之臣不當與矢石之功疏

四上改廕文職六品再辭不允 有獻密計者託言

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衛京師而

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上遣司禮監谷大

用至閣議東陽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已有先入之

言盍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與聞國計知其

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

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下兵部  
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逼令擬票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  
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亟事方可互相應  
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  
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傳聞各處未免  
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勢占住房屋需索酒食  
強買貨物姦汗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  
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  
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治五不便也違遠  
鄉井或風氣寒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  
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  
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窮極之計七不便也  
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道途厭倦之  
餘或患生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國之  
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  
策應脫有疏虞咎將誰歸十不便也有此數端今五  
府以爲不便六部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  
便臣等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  
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

罪萬死不能塞責望聖明洞察特采人言務求至當  
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內降行之

八年癸酉

六十七歲 致政家居 懷麓堂集奏謝正德八年

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旨頒送慶成宴卓  
面一張鴛鴦飴一分酒五瓶臣竊念優閒私第衰病  
餘生無扈從奔走之勞蒙眷註記存之寵 奏謝正

德八年四月十五日欽蒙皇上遣內臣頒賜敕諭一  
道新鈔三千貫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衣服一套到  
臣私第絲綸渙汗豈徒一字之褒金幣輝耀遠過百

朋之錫

九年甲戌

六十八歲 致政家居 勿藥集邵文莊爲李西涯  
門生邵雖在臺閣猶箴規切磋嘗批邵文字後云予  
往時嘗被方石老駁得荒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  
得我否文莊家居偶手病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人  
李恐文莊手尙病故索新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  
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  
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沒  
文莊爲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詩不下百首又西

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似水平生品泉如  
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青金精 玉堂叢  
話張尙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  
守者入覲亦公門下士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  
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啟緘  
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遂菴揚閣老載酒肴過懷  
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  
慚色 自書詩冊墨蹟 按此數詩懷麓堂集中未載 重遊慈恩文

太僕東道尙未至呼酒獨酌用去歲舊韻得四句後  
與諸客醉楊柳灣入稻田喬禮部趣成之走遍紅塵  
白盡頭幾人城市此曾遊酒邊看竹誰爲主堤上尋  
源遠泝流楊柳風多鷗不定石田秋晚稻初收醉來  
何物堪舒眺睥睨城高百尺樓寺後孤亭頗宜登眺  
力疾小坐再次前韻柬禮部太僕二君衍聖公後至  
亦因以贈之不用思君來水頭水頭今喜得同遊雲  
隨片鳥翩翩去風蹙微波細細流野岸蘼蕪無路入  
鄰家鵝鴨有人收因懷老白題詩興古木山巖何處  
樓短簫長簫坐兩頭畫船如在越中遊蓮臺漫說黃  
金界蘭棹空歌碧玉流江左世應多鮑謝河汾吾已  
愧常收杜陵亦有登高病祇爲風多不上樓石潭西

接寺東頭長記兒時作釣遊樹色幾隨人共老淚痕  
應逐水俱流城中尚有山林在天際遙看霧雨收寄  
語金吾休禁夜暮鐘猶未起高樓右一首歸途所得  
寒烟暮藹樓臺燈火間彷彿兒童時風景感今懷舊  
不覺爲之愴然較之前二三章吟風弄月又別一種  
情話也正德九年十月六日西涯書于懷麓堂之西  
軒

十年乙亥

六十九歲 致政家居 本傳旣罷政居家請詩文  
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  
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  
耶乃欣然命筆移時而罷

十一年丙子

七十歲 七月二十日卒于第 館閣漫錄訃聞上  
輟朝一日祭葬如例仍賜米布各五十石正新鈔一  
萬貫贈太師諡文正給之誥命一十一年七月致仕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卒贈太師諡  
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  
陵稱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

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帝京景物略墓在畏吾村萬歷中鄰人取土幾露前和宛平方公從哲封樹之坎掩而已。祠近皇城迤西孝宗賜第也第久析為民居嘉靖乙酉麻城耿公定向首議贖還為公祠祀公像傳雙履厚二寸許絆繫之一粗紵小衫公舉奇重時著以見景帝者耿為具篋撰文鏤篋蓋衣已半敝履朱爛然熟桃痕履繫乃不知色今守者人歛數錢則舉視之。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四

上元戴衍善元嘉校訂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小西涯居士法式善纂輯

鄉後學唐仲冕陶山增補

雜紀

公生平軼事時時見於他說有未可確知其歲年者各從所載略為詮次編之於此

許浩兩湖塵談錄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鱗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俱賜寶鑑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

皇甫錄皇明紀畧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

命製之樂章爲李文正作

麓堂詩話方石自視才不過人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爲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官課及應荅諸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旣其老也每出一詩必令予指疵不指不已及予有所質傾心應之必使盡力予嘗爲厓山詩內一聯渠意不滿予以爲更無可易渠笑曰觀子胸中似不止此最後曰廟堂遺恨和戎策宗社深恩養士年渠又笑曰微我子不到此予又爲端禮門古樂府渠以爲未句未盡往復再四最後乃曰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渠不待辭畢已躍然而起矣

識大錄趙司成永號類庵京師人一日過魯學士鐸邸魯公曰公何之司成曰憶今日西涯先生誕辰將往壽魯公曰吾當與公偕公以何爲贄司成曰帕二方魯公曰吾贄亦應如之入啟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里中曾餽有枯魚令家人取之家人報已食其半魯公度家無他物卽以其半載與趙公俱往公所公烹魚沽酒以飲二公歡甚卽事倡和而罷

兩湖塵談錢與謙修撰初會試京師謁李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贄者公遂命與謙代作其中

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等語翁大稱賞以爲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爲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陳洪謨治世餘聞舊例通政司奏事各衙門承旨惟刑部都察院同爲一法司並立聽候如旨云法司知道兩衙俱跪而應若止云刑部知道惟刑部堂上官承旨云都察院知道惟都察院官承旨玉音微低不免混聽則具本認罪時司寇白公昂不差都御史閔公珪屢差俱蒙溫旨不究李閣老東陽與白閔俱甲申進士因會同年席上謂閔曰今日年兄何以差閔荅曰一時聽不真曰白公只一耳何以聽真年兄有兩耳何聽不真衆皆愕然李徐笑曰刑部字止一耳都察院非兩耳而何一座輾然

名世類苑邵文莊以戶部出爲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文莊嘗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陸容菽園雜記李賓之事父極孝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

玉堂叢話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故門生散衙後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歲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餞之卽席賦詩諸人中汪石潭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能續衆共請曰吾輩以抑之此詩絕好老師何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偏枯且近於合盤因卽援筆改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宏治正德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士亦豈偶然哉

名世類苑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邃學一時海內莫及

國雅李文正學旣該博詞頗宏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邱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疊和累篇每以什計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卮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興讀公之花將軍

頡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歌正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契  
苾兒諸篇稍頡頏馳騫矣

王世懋窺天外乘李西涯東陽孝宗朝位劉謝之間誠  
慤不如劉質直不如謝而政事文學不啻過之受顧命  
稱三賢後劉謝以持八黨被逐而李獨留劉瑾時天下  
遂以薰蕕三相有爲詩譏之者有爲書絕之者然公保  
全善類調停亦多苦心鄭端簡公吾學編列之名臣之  
末所評隲實允人心而西涯之聲價始定

王貞善讀史法戒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馬售錢六  
百文西涯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  
美二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爲積潦所壞數  
年不售竟得銀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  
多少卽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  
可知今日京士大夫能如此者幾人哉一鞍轡之飾至  
費金數十兩三品以上官舍人率七白金以至千餘金  
視昔不同甚遠吁亦可以觀世變矣

陸深溪山餘話我朝每歎君臣隔絕實以憲廟口吃之  
故至孝宗末年有意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文正東陽  
載在燕對錄

徐可先韋佩編李文正公爲相人有求進用者必溫語

却之或問其故曰既失所望又無善詞取怨之道

耿定向先進遺風李文正公東陽幼負雋才藉有清譽

推轂天下士孜孜如其為相也會逆豎劉瑾亂政

毒螫縉紳公委曲周旋多所全濟眾頗賴之蓋瑾竊太

阿之柄大肆欺陵目中已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

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

慄輒就日曝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

外紀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李得句云五風十雨梅

黃節程即應云二水三山李白詩一時服其巧麗神童集所

同載

明世說李西涯耽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曰

詞翰兼算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

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明世說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為學士戲曰先生其

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

王文恪震澤長語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悖非

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

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

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  
蔣冕十八為解元費宏十九為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  
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湧幢小品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  
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  
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  
無意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即出  
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帝京景物略  
所載略同

附錄凡昔賢著錄入之雜紀其有得於  
今所考求者用附於此以示後來

西涯考

蒙古 法式善 時帆

納蘭容若淶水亭雜識云李長沙賜第在西長安門西  
俗呼李閣老衙衙是也其別業在北安門北集中西涯  
十二詠程篁墩學士和之有桔槔亭楊柳灣稻田菜園  
蓮池而響牖鐘鼓樓慈恩寺廣福觀皆在十二詠中今  
其遺址不可問當在越橋相近蓋響閘即越橋下閘而  
鐘鼓樓則園中可遙望爾湯西厓懷清堂集題李文正  
慈恩寺詩序云喬莊簡跋文衡山西涯圖云寺之後曰  
西涯考公懷麓堂集有西涯十二首第四篇即慈恩寺  
其他如楊柳灣鐘鼓樓四詩中亦互見則慈恩寺在西

涯東西涯之名所由來久公因以自號今亦不能復識其處公詩首篇云幾人城市此曾遊又云城中尚有山林在集中重經西涯有云城中風景夢中路又云禁城陰裏御河西慈恩寺偶成云城中第一佳山水則西涯之在城中無疑淶水亭雜識所云西涯有李長沙別業者考其地在今德勝門西予近年數得經過見風漪彌望直接德勝橋而東有法華庵在其上意其爲當時之西涯所云積水潭海子亦卽此地但相去二百餘年不特琳宮佛屋灰劫無存而圖中所有喬木蒼巖長橋斷岸亦不復能彷彿矣莊簡又云西涯公嶽降地公詩有淚痕應共水俱流句又云撫今念舊爲此愴然集中如禪後述哀云應謝西涯舊時柳泣風愁雨共依依又重經西涯云淚滿密縫衣上線又云愛日漸非稚子歡又云慟哭兒童釣遊地白頭重到爲何人則莊簡所言嶽降地者信有徵矣至淶水雜識所云公有別業在北安門外或是舊業非別業也集中有李白洲侍郎督復西涯舊業詩云三間矮屋一重樓則非園墅可知其他若重經西涯云綠野無堂正憶裴又候馬北安門外游慈恩寺詩云十年一到竟何能又重經西涯云重來又隔幾寒暄又宿海子西涯舊隣云東陵舊路元相接若果

別業尚存何至隔幾寒暄經十年不一到卽令止宿何  
用舊隣推此而言不但無別業並舊業亦久廢矣公罷  
相後客至不能具魚菜豈能更爲平泉木石計集所云  
督復舊業者殆始終未之復也燕都游覽志云積水潭  
在都城西北隅東西亘二里餘南北半之俗呼海子套  
又云海子南岸舊有海子橋亦名月橋俗呼三座橋又  
云銀錠橋在海子三座橋之北此城中水際看西山第  
一勝處不似淨業湖之逼且障也又云德勝橋在得勝  
門內西有積水潭水注橋下東行橋卑不能度舟湖中  
鼓柁人抵橋俱登岸空舟順流始得渡復登舟東泛綠

柳映阪縹萍漾波黍稷粳稻昫昫原田高城數里古色  
如一薜荔牆轉而南得藜光橋徑僻岸無行人古槐濃  
樾覆陰如罨畫溪又云三聖庵在德勝街左巷後築觀  
稻亭夏日桔槔聲不減江南明一統志云大慈恩寺在  
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長安客話云海子橋北舊有  
海印寺宣德間重建改名慈恩今廢爲廠何大復慈恩  
寺詩海子橋西寺高樓御苑花朱國祚介石齋集宿淨  
業寺詩云僧樓佛火漾空潭李廣橋低積水含近日吳  
長元宸垣識畧云海潮觀音寺在銀錠橋南灣又云明  
嘉靖碑海印寺東爲廣福觀西爲海潮寺又云西涯爲

李文正故居其誥命碑陰記云吾祖始居白石橋之旁

後移慈恩寺之東海子之北余綜諸說與地陞印證蓋

廣福觀在今鼓樓斜街之南響閘今之萬寧橋澄清閘之西月橋今之三座橋

之北海潮寺之東地名煤廠文正故第當在是廠西則

為李廣橋考孝宗時太監李廣以符籙禱祀獲寵文正

疏引唐柳泌宋郭京為鑿有為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橋

或廣所修造與然而奸璫遺穢橋亦蒙羞後人易名藜

光不如直名之曰李公橋為當蓋橋實近在煤廠煤廠

為文正所生之地後貴顯始有賜第所云李閣老衡衡

者則為李賢第帝京景物畧云李文正公祠近在皇城

迤西孝宗賜第也淶水亭雜識蓋不足據至于西涯則

今之積水潭無疑潭即水關在諸河極西林木叢蔚水

石清幽其先為法華庵今建滙通祠乾隆二十六年

御題也桔槔亭稻田楊柳灣沿河遷迤皆可指識其地

淨業湖十刹海分流滙注而下歸宿于澄清閘余居距

李公橋不數十武門外即楊柳灣西涯則屢至其地且

嘗集客賦詩繪圖紀事然未考其始末偶過蘇齋見西

涯圖借留展玩因詳辨之併補圖招諸君子賦詩焉始

知古人遺跡之近在目前者向皆忽而過之也嗚乎天

下事之在目前而忽而過之者豈獨西涯也哉

明大學士李文正公畏吾邨墓記

蒙古 法式善 時帆

余居近明李文正公舊宅遺址所謂西涯者也嘗攷公軼事哀集爲記復欲尋公墓所屬同年宛平令章君訪於畏吾邨不可得又屬後任武進胡君及大興令郟縣郭君訪之一日二君過余言適因事過畏吾邨問公墓于土人皆不知有大慧寺老僧云識一古墓相傳前明顯宦今其子孫已絕往視之良然然不敢遽定爲文正墓也翼日余親訪焉老僧佗出衰衰久之遇石翁者年八十六居畏吾邨且六世叩以文正墓亦弗能知因舉

僧言相質迺同詣寺西北土阜一冢巋然旁有二冢且夷矣翁指云是間尚有二兒時猶及見余周覽而諦視之慨然曰此爲文正墓無疑也案文正集復畏吾村舊塋及合葬告考妣諸文文正曾祖文祥洪武初以戍籍隸燕山右護衛其祖某方幼挈與俱來稍長代父役靖難兵起有功弗見錄以藝簡內局製軍器爲賈以養文正父允興微時爲舟子有陰德遇異人爲擇吉地瘞祖父骨卽畏吾邨塋是也文正父改葬樹村不吉仍遷畏吾邨文正子兆先先卒耐葬文正卒亦葬焉是畏吾邨墓文正祖孫五世同域茲墳適有五非李氏墓而誰耶

劉世節瓦釜漫記謂其家族姓漸微至以墓前白石碑  
槌碎與販鹽者雜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謂兆先卒公  
竟無嗣然則其子孫久絕而碑碣無徵宜矣嗚呼公五  
世之墓聚於一域身歿而子孫不振至於夷冢爲田屑  
碑易食不亦傷哉然以文正風流所被猶能使後之人  
旁皇履勘諮於野人老衲卒得其實不至終淪於蓬藿  
豈非默有啓之者乎墓在大慧寺西距寺三十步墓之  
西爲畏吾邨抵邨口一里許小徑北通石道白塔庵在  
焉南則長河由枯柳樹迤邐南行卽望見極樂寺後有  
欲展公之墓者視吾文庶幾有考焉

修李文正公墓祠記

西涯先生墓明萬歷時已不可辨識有農人取土於冢  
露其棺之前和大學士方公從哲爲重封之進士王文  
遇補植墓木而未及勒石以紀其後遂爲民產東阡西  
陌麻麥相望訖于今更不知畏吾邨中有所謂西涯墓  
者余據諸家紀述數履其地訪之故老乃得其所計地  
二十一畝主之者爲百祥庵僧欲謀贖之而未果宛平  
令武進胡君遜聞之慨然曰先賢遺隴夷於榛莽守土  
者之恥也乃捐俸百金贖之夫士大夫酒食徵逐聲色  
狗馬之好往往手散千金不卹及爲善舉則計錙銖豈

其嗇於財哉亦慕義之心不至也如胡君之用心其足以風矣墓先有五冢今一存其二僅可識夷其二且數十年矣胡君既贖墓田則封之如其舊且謀建祠於是蕭昆田芝謝薌泉振定兩侍御爲文以告同志者一時聞風咸捐貲伙助廼營葺墓道就墓前建祠三楹小屋二間繚以周垣謝侍御實鳩工庀材而胡君董其事嘉慶六年六月初九日祠成設祭以落之有謂胡君曰祠前若更植竹數百竿續慈恩寺故事而復西涯舊觀則過者當益增企慕佗日必有如沈啓南者爲之補圖又必有風流好事如王世賞謝于喬輩賡和於其間決也

胡君曰善屬余記之余以爲賢者身歿雖子孫久已廢絕而卒不至於廢絕者其人足重於後世使然然苟不遇胡君及兩侍御雖遲之數百年而亦靡所藉以爲表彰之力故敘其始末揭之祠壁翰林院侍讀拍山法式善撰翰林院編修武進張惠言書

又附

明弋陽汪文莊公壽李太夫人九十詩序

太夫人麻氏故贈少師憇庵李公之繼室文正公西涯先生之繼母也太夫人之賢行聞於中朝以達於海內實以文正公故公文章勲業偉然爲一代名人其淵源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五  
蓋有自矣而得於家庭之間太夫人之所誨督而成就  
之者亦豈淺哉太夫人累封至一品龍章玉軸綸綍有  
赫凡再降焉其盛德宏福殆世所未有也文正公事太  
夫人備極孝養正德癸酉太夫人壽八十八公時已致政  
館閣諸老及其門生皆獻頌以助娛彩旣而公上僊託  
養於諸孫八年于茲矣乃嘉靖癸未太夫人壽登九十  
公內閣舊寮率諸翰林復爲詩歌以獻俊于此見公之  
信乎朋友以悅其親者蓋旣沒而猶新也俊惟三十年  
爲一世父子相繼而人道立天運之消長人事之得失  
於此乎一變矣又一世則六十也又一世則九十也觀

世變者每以百年爲言亦要諸久而後定耳太夫人之  
壽已歷三世望百年其得於久視之餘而俟於克定之  
後亦有可言者乎方文正公以道相孝宗兢業一心蚤  
夜圖治頻承召對討求民瘼百姓乂安萬物職職明良  
相得不啻家人父子間非時珍賜太夫人獲備嘗焉此  
何時也大業未卒而權奸用事虐燄所及四海鼎沸公  
苦心斫力僅獲反正未幾公告倦而休矣事日益艱公  
託隱於詩翰棊酒以自老然憂形于色歎咤不食蓋屢  
於其私見之此又何時也茲者聖明馭極萬類咸新天  
下喁然想望太平蓋欲躋斯世於弓治之上而仰攀乎

三代之隆此公與今日三四元老之盛心而公獨不及見焉者太夫人享上壽而經世之屢變卒逮復其常而後已亦豈非公之所遺以爲養者哉太夫人儉以爲寶自入門以至極貴未嘗見其增飾勤以爲訓自少壯以至耄耄未嘗見其暇逸仁以爲德自子孫以及嫗里未嘗見其同異所謂聞於中朝以達于海內者俊聞人之壽百有二十太夫人聰明不衰步履強健更期以一世似猶未艾也八月二十八日乃設悅之辰諸孫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兆蕃工部司務嘉敬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寺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咸在而賓客之登堂者亦不減於癸酉云俊敢備述之以彰昭代之盛事以慰我文正公之孝誠焉謹序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門生弋陽汪俊書

陶山以是譜畀余槩版揚州余旣用呂大防洪興祖諸家分編昌黎年譜之例判其起訖適又假得秦敦夫編修恩復所藏明弋陽汪文莊公俊河間李文康時所作李文正繼母麻太夫人九十壽言一冊其間自文康以下爲詩者十七人皆無足述惟文莊此序載麻太夫人諸孫有大理寺右寺副兆延尚寶司卿

兆蕃工部司務嘉敬三人焉則文正之卒初非無後時帆所引堯山堂外紀以謂兆先歿而公竟無嗣非也序又稱孫甥衍聖公孔君聞韶太僕少卿崔君傑曾孫甥刑科都給事中劉君濟咸在賀客不減于癸酉具知文正卒雖八九年其家門鼎貴內外榮盛不惟有後且亦殊未蕭索也卽謂古人諸孫之稱通及族姓非必專指嫡系而言然大理之副尚寶之卿明一代故事皆宰臣蔭職積遷前後可考其爲文正任子無疑此其人旣爲文正任子卽或非文正所生要當爲文正後無疑序作于嘉靖癸未癸未爲嘉靖二年上距文正卒未及十年下至萬歷初不過四十餘年使其人中壽不皆謝世卽或謝世何至內外族五六人一皆無嗣彼其中但使一人有子又何至有瓦釜漫記以墓碑搥碎攬鹽之事凡此皆非事理所可推別無他證未敢臆斷大抵文正後人式微有之以式微故棄其祠墓萬歷中諸朝貴無繇物色因而爲之埋掩棺和則有之耳遽謂文正當時本自無後決知不然矣文字之濫至明而極壽言之作波靡到今然由今以溯麻太夫人生日二百八十有四年矣諸公筆牘所存有可以正紀載之訛失者與歐陽公集

明李文正公年譜 卷五  
古金石文字同功余因手摹是冊以寄詩龕并錄此  
序譜後闕疑焉以諗好事博聞之君子且冀文正子  
孫或猶有在萬一讀書知義一旦出而有所追尋考  
問焉爾長洲王芑孫又書

明李文正公年譜卷五

上元戴衍善元嘉校訂

